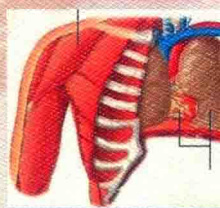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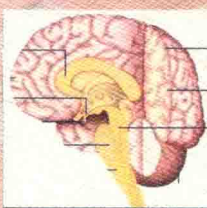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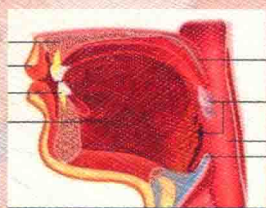


ZHONGGUO YIXUE RENTI JIEPOUXUE FAZHAN KAO

中国医学

人体解剖学发展考



孙济平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

人体解剖学发展考

ZHONGGUO YIXUE RENTI JIEPOUXUE FAZHAN KAO

孙济平◎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人体解剖学发展考 / 孙济平主编.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532 - 0388 - 1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人体解剖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R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1645 号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政编码:550004)
网 址 <http://www.gzstph.com> <http://www.gzkj.com.cn>
出 版 人 熊兴平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11
开 本 787 mm × 1 192 mm 1/16
书 号 ISBN 978 - 7 - 5532 - 0388 - 1
定 价 32.00 元

天猫旗舰店:<http://gzkjcbs.tmall.com>

 本书获 

贵州省博为康医疗投资集团公司集团专家委员会

贵阳市东方骨科医院学术发展基金

资助出版



《中国医学人体解剖学发展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刘向阳

主 任：刘向新

副主任：孙齐源

主 编：孙济平

编 委：孙济平	马四补	杨 丹	卢 媛	朱 露
金 欣	王柳卜	王东喆	白志文	张 逊
李 香	刘淑梅			

孙济平教授毕业于贵阳医学院,后到贵阳中医学院基础医学教研室任教,虽工作转换颇多,然一直在医药学教育岗位效力。我之感动不是他教书育人做了什么,关键是一名学习西医的青年人,竟然历数十年之久,钻进浩繁的中医文献中,潜心去做一件确实费力而乏功的事情,且从青春年少一直坚持到退休赋闲,该研究之冷僻、之艰难足以想象。

全书以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为研究轴线,按照历史纪元的贡献进行分析研判,既有编年史的论述,又有对医学名著的相关探索,在清晰的表述中不乏真知灼见。众所周知,中医理论历来就有诸多的讨论商榷,各家学说皆自称真理,学术竞争极为活跃。因此,在客观事实上就产生了一个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即理论的权威性何在?是否能够服众?研究中国医学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人体解剖学发展史同样面临此难题。《黄帝内经》问世前这方面的记载多见于文学作品和传说,缺乏医学文献典籍的佐证,《黄帝内经》问世后则一言九鼎,谁也难以跨越一步,加上遵从儒学及诸多习俗、政令禁锢,几个朝代过去了却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到了宋代,对此问题虽常人认为建树丰厚,其实也仅是完成了一个对此前文献“集大成”的过程。明清之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求新、求变思想在医学界蔓延,对人体结构的理论出现了较多的讨论与质疑,其中,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尤为突出,该书提出较多的纠错之处,但其确实也存在以错纠错的不足,而在今天看来,这已经是很大胆的革新之言了。

在中医人体结构研究中,存在不少无法验证、对应的结构和部位,自古以来一般是以自我解读的理解来认识,其实是模糊处理的认定,给后来医者留下不尽的揣测与迷茫。可贵的是孙济平教授能够就一个个名词进行反复

考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最后负责任并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医者参考。如“对三焦的认识”“关于心与脉”“血液循环理论”等。另外,在对宋以后的医学著作如《宋以前医籍考》《针灸聚英》《医贯》《类经图翼》《医宗必读》《人镜经》《医林改错》等文献所述及的人体解剖学知识进行考证,亦清晰的提出自己地见解,实属不易。

有鉴于此,看完书稿掩卷思之再三,其研究之辛苦与执着的精神已然感动于前。在过去的百余年里,虽然有很多的对此学术进行研究、探索、商榷的文章,但是均较为单一且并无系统,而该书为国内首次系统介绍中医人体解剖学发展的贡献,确为我国本该在世界人体解剖学领域张目的卓越奉献;其次,在前人与今人的零散研究基础上,该书系统地进行了探索性、总结性研究,难能可贵;第三,我国在世界医学史、科技史上建树颇丰,遗憾因历史原因,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而未能被世人了解,即使有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史》问世,也是分科分目文字有限,该书则弥补了此方面的缺憾,如能对研习者有所助益,我等均深感欣慰。

谨此为序,愿读者获益。

安义贤

2013年7月2日

序言撰写者注:安义贤先生为原贵阳中医学院首任骨伤系主任,骨伤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在传统中医骨伤、骨病治疗上建树丰厚,深得后人及病患之敬仰。2014年9月12日病故于贵阳,享年八十有一。

弘扬国粹，责无旁贷

5000 年的文明史，勤劳的中国人创造了不朽的灿烂文化。国家之文明、民族之兴衰无一不是文化的革命，当旧文化的作用逐渐淡出历史长河，新文化总是随之兴起，在不断的新旧更替中，浩繁的中国文化锻造出一部笔墨难以书写的国粹，他们或以文字符号，或以实物图案留传与世，使我们的文化链得以坚实、厚重、博大。

孙济平先生历数十年艰辛考证、发掘、研究而问世的这本《中国医学人体解剖学发展考》正是国粹链上的一丝闪光，诚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时间去考虑经济利益，关键是中国应该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科技史，更希望抛出此薄砖，但愿有实力、有能力、有意愿的朋友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努力，补充完成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科技史》，如此，此生足可慰藉了。”我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精神。一部中国科技史可谓包罗万象，无论考证、书写、研究，想写出任何一个科技门类，都不是朝夕之功、个人之力，都需要借鉴、传承、研究、分析判断，于故纸堆里耗尽心血方可为。因此，我们愿意为此尽力作为，添砖加瓦，责无旁贷，泱泱中华的学者们如若都悟通此理并付诸实践，则弘扬国粹有望，振兴国运有望。

贵州省博为康医疗投资集团在建设发展中，高度强调学术发展对事业发展的助推作用，也于 2014 年 10 月与中国微创杂志社共同成功地举办了

“首届贵州微创骨科学术会议”，同年 12 月，贵州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在集团下属的贵阳东方骨科医院召开，并一致通过由博为康集团出资，在东方骨科医院建立贵州省首个“微创骨科实验室”。在上述基础上，博为康集团及贵阳东方骨科医院的“学术发展”战略正式开篇。

本书的出版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学术水平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基础，只要我们持续努力，必将能为中国科技史册的问世奉献微薄之力。

刘向新

2015 年 1 月 18 日

本文撰写者为贵州省博为康医疗投资集团总经理，贵阳东方骨科医院院长(兼)。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祖国医学是优秀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繁衍生息更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基础医学范畴的人体解剖学,无论是为了医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其他事件引发的对人体的了解、认识活动,在中国早在公元前数百年就已经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诸多文献,特别是《黄帝内经》中对人体解剖的相关知识都有相对系统的介绍。而同一时期西方各国却没有相关论述,更无系统理论,对人体自身的结构、功能基本还是模糊认识理解状态。换言之,西方世界对人体解剖知识的描述与我国即使是进行粗略比较也晚了约 2000 年的历史。

特别是进入宋代,我国人体解剖科学研究工作又早于西方数百年进入快速发展的振兴状态,包含法医学等学科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图文对应的人体结构介绍著作,在《洗冤集录》(宋·宋慈)等书籍中有了相对准确的介绍。明清时代,人体解剖学在我国发展缓慢,但仍出现王清任这样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从事人体结构观察研究的学者。因此,人体解剖学在我国历史悠久,贡献卓著。如果要探讨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对人体解剖学的专门论述或说明的论著很少,未能产生对人体结构专门论述的系统介绍或专著。至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相对完整的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发展沿革进行系统研究考证的专著。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希冀尽力系统地向国内、国外介绍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的发展情况,以厘清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同时在世界人体解剖学研究史上取得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应有的学术和社会地位。

对此书的思考研究和收集资料,是在 1983—1984 年进行的。收集过程

中,青岛医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省图书馆、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等单位都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书籍基本构架完成后,幸得袁家矾、王祖雄、石恩权等贵阳中医学院老教授(均为国家级名老中医)的指点斧正,又得彭承义老师亲自校点手抄文稿,遂于1985年初完成一稿。以后因工作一再变动,虽多次有付梓之愿,然于劳碌中还是依然沉寂下来,在无奈中只好将此书稿深藏于柜中。因此,在袁老先生、王老先生、石老先生辞世后一直有着深深的愧疚,因为当年的一个毛头小伙请教于这几位声誉显赫的大师级学者时,得到的是热心而无私的帮助和提点,祈求三位老先生在天之灵予以宏谅,唯有书成之日再行祭拜致谢了。

2013年3月,在尚有一年为中医、中药学教育奉献的繁忙之余,再次翻出旧稿,思之再三,感心血所系,且为国人的科技史都是英国人李约瑟所出的复杂心绪,于是经再三修订,决定为了我国科技发展史应有的名分,无论如何也得将其完成。

在此过程中,贵阳中医学院教师吴家其帮助重新精心绘制原来整理收集粗绘的图示,马四补、杨丹等帮助校订文字,胡期丽帮助整理打印全书书稿,笔者的历届研究生们均为为此做出辛劳,在此对所有帮助此书得以问世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在本书校稿结束时,笔者极其深刻地明白:虽然在过去无比艰难的收集查阅文献资料,自以为已经穷尽天下中医人体解剖文献,然而谁都明白,中国医学及其文化内涵之博大精深,岂是一学习西医者敢打的诳语,挂一漏万或解释谬误客观存在,盼能得到同行学人的批评斧正,使之日臻完善,故对肯予以真知灼见进行批判提携者先行致敬了。

同时笔者也无限感慨在时间零星、思维间断的修订状态下,可能存在研究逻辑主线连贯性不强的问题。但是总算能够在2014年7月正式完成这本应该产生于1985年的研究专著,如能对同行的研究有所助益,则笔者释然也。

当然,更希望抛出薄砖,引出无论是零星还是系统的美玉,且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努力,补充完成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科技史》,如此,此生足慰。

孙济平

2014年教师节

引 言

1

第一章 战国时代的人体解剖学

5

- 一 关于《黄帝内经》 (6)
- 二 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记载 (7)
- 三 藏医与人体解剖学 (8)
- 四 我国古代所从事的表面解剖研究 (9)
- 五 对五脏六腑的最早认识 (17)
- 六 2000 多年前的消化管解剖知识 (19)
- 七 关于心与脉 (23)
- 八 血液循环理论的提出 (25)
- 九 十二经脉及十二经筋 (26)
- 十 “明堂图”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 (33)
- 十一 对公元前我国人体解剖学发展的简评 (37)

第二章 秦汉、魏晋及隋唐时代的人体解剖学

39

- 一 《难经》中的人体解剖知识 (39)
- 二 汉代有关人体解剖的其他记载 (46)
- 三 两晋南北朝及唐代的人体解剖 (46)

第三章 两宋、金元时代人体解剖研究的复兴

49

- 一 两宋金元时代医学的发展情况 (49)
- 二 《欧希范五脏图》 (51)
- 三 杨介及《存真环中图》 (56)
- 四 宋代其他有关人体解剖的记载 (60)
- 五 宋代人体解剖在国际上的地位 (63)

第四章 明清时代的人体解剖研究

65

- 一 明清时代的医学发展 (66)
- 二 《针灸聚英》中的解剖知识 (67)
- 三 《医贯》中的人体结构知识 (69)
- 四 《类经图翼》及《医宗必读》中的人体解剖记载 (73)
- 五 清了解剖学家王清任的解剖成就 (77)
- 六 明清时代人体解剖学发展特点 (85)

第五章 中医人体解剖学骨学的发展

88

- 一 中医人体解剖学骨学及其名词的起源 (88)
- 二 《五十二病方》中的骨学名词 (91)
- 三 《黄帝内经》与人体解剖学骨学 (96)
- 四 《洗冤集录》中的人体骨骼知识 (101)
- 五 人体解剖学骨学的重大发展——《疡科准绳》 (103)
- 六 16 世纪后中医对人体骨骼知识的记载 (110)
- 七 古今人体骨骼名称的对应关系 (111)
- 八 基本评价 (119)

第六章 中国古代解剖学对内脏器官认识的演变

121

- 一 对心及血管的认识 (121)
- 二 呼吸系统 (124)
- 三 消化系统 (125)
- 四 泌尿生殖系统 (128)
- 五 关于三焦 (130)
- 六 关于命门的不同见解 (133)
- 七 脑、脊髓和周围神经 (135)
- 八 眼的解剖 (136)
- 九 结束语 (138)

附录一: 中医人体解剖学常见字源注释(第一部分) (139)

附录二: 古今度量比较 (142)

附录三: 《黄帝内经》中的二十五种人 (145)

附录四: 正常人体解剖学骨学记忆口诀 (150)

参考文献 (158)

后 记 (161)

引言

考古证实,早在 100 万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劳动和繁衍生息了。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居生活之后,到了大约 4 万年前,才逐渐进入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社会的初期,生活环境极其艰苦,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猛兽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两大天敌,伤病的折磨使得人类生命十分短暂。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已发掘出来的 22 个北京猿人化石进行研究发现,死于 14 岁以下者 15 人,死于 15 ~ 30 岁者 3 人,死于 40 ~ 50 岁者 3 人,死于 50 ~ 60 岁者仅 1 人。当时的人,基本上和动物一样,只能凭借自己体内的抵抗力去战胜疾病。按照“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规律,身体强壮、免疫力强者才能生存下来,体弱者多被自然淘汰。

但是灵长类之一的猿人既然能够进化成为人类,其行为上与动物的巨大差异就使人 and 动物在生理结构上有了本质区别,其中以神经系统的进化最为典型,也因此带来了体格上的差异。大脑的发达、思维的活跃,使人类能够不断总结与自然做斗争的各类经验,逐步从被动适应自然过渡到主动改造自然。例如:从最初使用天然石器,发展为使用人工磨制的石器;从采集植物、捕捉野兽,发展为种植蔬菜谷物、驯养家禽家畜;从山居洞穴发展为构木为巢。在漫长的摸索与总结中,先人们深化了改造、创造人类生存环境的历程。

原始医药的萌芽是和食物分不开的。远古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会因误服有毒食物而死亡,有时也会因为服了某些食物使自己的疾病得到治疗。经过长期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逐步认识到某些动物、植物、矿物的性能以及治疗作用。当发生类似疾病时,就会凭借经验去服用有治疗作

用的物品,这就是有意利用原始药物治疗的开端。锐利的石斧、石刀既然能作为捕杀动物的工具,刺进动物的躯体,自然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治病。据考古发现,古人类已开始使用一种叫“砭石”的石针(将细窄的条状石头的尖锐部进行简单敲打磨制而成)来刺破皮下脓肿、血肿或囊肿,达到排除存液,减轻胀痛的目的,也因此创造了一种最原始的医疗器械。

到了原始氏族公社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社会分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工越来越细。反过来,社会分工的精细,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阶段,生产力和科学水平都比以前的时代有了很大进步。天文、历法、冶炼、酿造以及农业等方面的进步,加快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作为医学基础学科的人体解剖学自然也不例外。

这一点,可以从考古的诸多研究中得到佐证,特别是甲骨文的介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工具,约起源于殷商时期。最近数 10 年来对殷墟出土文物中的甲骨进行的研究,发现早期甲骨文中已有一些极其原始的人体知识的记载。当时的人已能对人体各部位根据功能的差异而赋予基本属于象形文字的专用名词,如头、头顶、颅骨、面、眉、目、耳、鼻、齿、颈、肩、肘、臂、手、手指、脊柱骨、腹、血、腿、足等。如甲骨文中的“乳”字就是写成胸前乳房突出、双手抱子哺乳的形状,证明当时人们对于人体部位和机能已能够进行十分简单的划分。这便是有文字符号记录的我国最早的、最原始的人体解剖结构描写。

奴隶社会的商朝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农业、手工业都取得了很大发展,生产水平较之以前任何时期都有显著提高。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制定了残酷的刑法,用以镇压奴隶反抗。奴隶主对奴隶有任意宰割的权利,即使不是奴隶,如果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愿,也会遭到十分残酷的迫害。如《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暴虐无道,一位名叫比干的重要大臣去谏议,殷纣王不但不听,反而大怒说:“我听说人心有七窍,不知对不对,把比干剖了,看看其心何状。”这是作为刑罚而施行的活人解剖,且是针对自己的重要大臣。类似的说明殷纣王手段残忍的记载,在其他史学书籍中还可见到,如打断胫骨查看骨髓、剥剔孕妇以查看胎儿,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了医疗目的,因而谈不上是科学研究,但是却由此形成了对人体结构一

定的直观认知。

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介绍过一位著名的会开刀的古代名医,说道:“中庶子曰: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针石……。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炼精易形。先生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这是史学记载,列为传说,内容似乎令今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则可以发现文中对手术步骤的描述,和今天的腹部外科手术步骤十分相似,从而使后人自然相信当时确实是做过这种复杂手术的。如果我们以白话文进行解读,此段文字的意思如下:

手术从切开皮肤(割皮)开始,接着是分离肌肉(解肌),仔细辨认血管(诀脉),结扎肌肉和筋膜(结筋,筋可以理解为深部肌肉及筋膜),然后是拉开、分离神经(搦髓脑),分开腹膜(揲荒,荒是育的假借字,古代有心下膏,膏下育,育下膈之说,如按此说,则育应为胸膜,但实际上此处的“育”应理解为腹膜,因为后文有“湔浣肠胃”,证明是做腹部手术。再则至今没有古代人工呼吸设备的记录或证据,这种情况下开胸进行手术是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是拉起大网膜(爪幕,爪作抓字理解),湔浣肠胃,漱涤五脏。这一段描写将手术层次介绍得清清楚楚,术者如果不具有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要进行这样的活体手术实属不易。同时,进行描记者如果对人体或医学知识不了然是不可能编造出这种合乎常理的手术程序的。因此我们推测,在周代以前,我国很可能有过为医学目的而进行的人体解剖或腹部外科手术。

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记载,不是存在于医学书籍,而是存在于史学书籍中,这样自然就带有某种传奇的成分,给本已真实出现的人体解剖的科学性、客观性造成了一些不确定影响。

我国医家一致公认《黄帝内经》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部医学著作。我国古代人体解剖也是由它首先以相对准确的文字进行记载的,因此探讨、研究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发展的历程,宜从《黄帝内经》形成的战国时代开始。

现在许多人对人体解剖学的来源与发展存在错误认识,认为人体解剖学完全是由西方传入,似乎我国古代从未做过人体解剖学研究。对于这些长期存在的错误观点,有必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纠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通过本书的阐述,这种影响甚大且久远的谬误可以得到澄清,我国医学对人体解剖学的贡献应该得到正视。

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与中医其他方面,如阴阳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的发展相比,发展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同时因为人体解剖不是可以经营的行业,也没有经济利益可言,所以关注者寥寥,记录也极其不完整。因此,在整个中医体系中,人体解剖学所占的比重很轻,研究也不系统和完整。尽管如此,大量书籍和文物仍然可以证实宋代(公元13世纪)以前,我国人体解剖的实践在世界上就已经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

宋代以后由于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封建礼教的束缚加深,尸体解剖活动受到人们指责,我国人体解剖学研究因而停滞不前。在明清之际,西方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前期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此阶段人体解剖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显微镜的发明并被用作人体结构研究工具,医学家从传统的肉眼观察过渡到用显微镜观察,使研究深入到细胞学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的人体解剖学研究还停留在13世纪或14世纪的水平,就显得相对古老和落后了。

回顾历史,结合文物及典籍的确切事实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我国在16世纪以前的医学发展及人体解剖学研究水平明显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为中国医学的科学性、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也必须客观地看到,进入17世纪以后,人体解剖学在我国的发展由于诸多因素而日益没落,而此阶段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东西方科技文化差异显著拉开,昨日辉煌定格在历史的记录中。